

大洞商

全景呈现百年洞商风云 深度演绎鄂中历史波澜



陈敬黎·著

下

洞商：鄂中地区居民对石膏矿洞、盐矿投资、经营商的俗称。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洞商

全景呈现百年洞商风云
深度演绎鄂中历史波澜



陈敬黎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洞商(上、中、下)/陈敬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54—5873—5

I.大…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666号

策 划:刘学明

责任编辑:杜东辉 黄海阔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周 佳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30毫米 1/16 印张:66.500 插页:6页

版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89千字

平装定价:98.00元(全三册) 精装定价:12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高仁泰回到住处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现在共产党同意他做特别党员了，说明共产党有把他当坏人看，特别是有把他当成二少爷一样的汉奸，感到格外高兴。根据鄂中区委的指示，马上要将他带上山来的几支游击队整编成有正规番号的抗日队伍了，再也不是像土匪一样的帮会了。但是，尽管王魁梧和朱国清对汪心益那么不尊重，还扬言要下山去搞他的老婆，汪心益都有说二话，高仁泰很清楚，他是在看他高某人的态度。如果他对这些人胡作非为听之任之，时间久了，汪心益肯定有其他想法，这个风得整。另外，以后做事都要把汪心益或者蔡松林叫到一起，不能背着他们，免得引起他们怀疑，因此，他打算明日上午在整编队伍前摸一下几个小头目的底，把汪心益和蔡松林叫到一起，让他们直接听听几个小队长的想法，免得以后这些人搞出了么岔子，或者真的下山去把汪心益的老婆搞了，这个过恶由他来背。高仁泰把明日要办的事过过细细想了一遍，才朦朦胧胧地睡了。

天亮了，早起的雀儿已经将这茂密的山野吵得热闹非常。雌雀的声调要婉转一些，啁啾着，仿佛在交流着昨夜的情事。雄雀就不一样了，扯着喉咙在枝头跳下跃上，张扬着它征服了爱侣的壮举。羽毛未丰的小鸟们“叽叽喳喳”地叫饿，完全不顾父母们的情感宣泄。

一觉醒来的高仁泰见天大亮了，连忙翻身爬了起来，穿好衣裤，走出洞来。已经起了床的老虎见高仁泰起了床，连忙打来洗漱水，等高仁泰洗完脸后，便叫伙房开饭。

吃过早饭后，高仁泰叫汪心益和蔡松林跟他一起到洞前在那片开阔地上，坐在搭起来的台上，吩咐尼姑和老虎去把湖区游击队长洪运山、特务中队的王魁梧和朱国清叫过来，一起商量一下马上开大会宣布整编的事。汪心益见高仁泰有像昨夜说的先去摸他们的底子，很清楚高仁泰是个明白人，不会做不明白的事，这也是他不怪高仁泰是在有意纵容部下的原因。

过了一会，洪运山和王魁梧、朱国清相继过来了，洪运山见了高仁泰和汪心益，很礼貌地向他们抱拳叫了八爷和政治指导员，还向蔡松林打了招呼，叫他蔡先生。王魁梧和朱国清大摇大摆地过来了，根本不看汪心益和蔡松林，只向高仁泰抱拳一

摇，叫了句八爷，便坐在了用树干搭起来的位子上。

高仁泰见几位小队长都来了，便将共产党鄂中区委决定将几支游击队整编成应城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的事对他们说了。告诉他们整编后我们的队伍就是有正规番号的抗日游击队了。高仁泰很清楚王魁梧和朱国清会说不好听的话，说完话，便点名叫洪运山先说想法，免得会开不下去。

洪运山低着头将烟丝卷在一张小纸片上，用口水粘了，点燃抽着，见八爷在叫他说话，连忙把烟卷从嘴唇上扯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地说他有得么话说，他听八爷的，八爷说么样办就么样办。

高仁泰见洪运山表了态，转头看着低头抽烟的王魁梧和朱国清，问他们有什么话说。

王魁梧听高仁泰说要整编的话，心里就起了火，高仁泰话音一落，他便跳了起来，扬着手上的烟头，大声吼着说：“八爷，不是我说坏话，我的那帮弟兄你晓得，是码头上几个堂口的王爷，在码头上成日吃香喝辣，弟兄们也天天有酒喝，有肉吃。上山来了，过这苦日子，不说沾不到女人毛，连睡个好觉的地方都有得，弟兄们早就不愿意在山上打游击了。”

“好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王魁梧，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游击队，不是土匪。”高仁泰瞪了王魁梧一眼，转头看着朱国清，叫他说说自己的看法。

朱国清见高仁泰打断了王魁梧的话，犹豫了一下，看了看王魁梧，见他的脸憋得通红，晓得他还有一肚子话要说。在码头堂口，朱国清与王魁梧是最对胃口的弟兄，成日霸着各自的地盘，根本不费吹灰力气，各个要出货的洞商和各商铺要进货的东家，那些要做生意的船家和那些要谋饭吃的背脚夫，都得巴结他们，送钱供他们过逍遥日子。可是，现在上山来了，好日子过不成了，他肚里的气比王魁梧的少不了几多。现在王魁梧有说完话便被高仁泰挡了回去，清楚以后被共产党整编了，他们不仅不能再下山去抽大烟、嫖婊子了，连说话都要注意点。有话现在不说，以后只怕说不成了。因此，朱国清也扯开嗓门，吼着说：“八爷，不是王队长说过头话，在这山上也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要我说我们都不接受共产党整编，下山回到洞上去，这共产党新四军比土匪都不如，像这样还不如去做土匪，过自在日子。”

“放狗屁。你们都很清楚，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共产党新四军游击队，在汉流会我们也有规矩，不许祸害乡邻，不许抽大烟，不许嫖女人。你们这些恶习，按汉流会规矩不剃头，也得活剥皮。”高仁泰见朱国清说得更不像话了，猛地站起身来，指着他们吼将了起来。

“八爷，不是我们不听你的，你看看这共产党新四军，哪像个队伍，成日躲在山上不敢露面，吃有得吃，喝有得喝，打仗打伤了有得药治，只能看着死。这共产党也是个乌合之众，根本成不了气候，最多比土匪强一点。”王魁梧肚里的话果然有说完，先说了句恭维高仁泰的话，然后把肚里余下的话都倒了出来。

高仁泰听不下去了，抬手打断了王魁梧的话，吼了句：“不说了，是哥儿们就要听我的，不愿受编的，可以下山，今后一刀两断，永不来往。”高仁泰重重地做了个砍的姿势，接着说：“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吧，整编的事以后再说。”

见高仁泰发了火，王魁梧和朱国清不再说话，起身走了。洪运山见他们走了，也站起身来向他的营盘走去。

汪心益和蔡松林一直坐在旁边不说话。汪心益见高仁泰气呼呼地站在台口大口大口地吧着烟，晓得王魁梧和朱国清让他下不了台。也许高二泰有想到他们会当着他和蔡松林的面给他硬果子吃。他很清楚现在谈不下去了，整编的事得先搁搁再说，得同高仁泰商量个办法，既要顺利整编，又要让高仁泰亲自动手除掉这两个祸害。汪心益强压着心头火，站起身来，走到高仁泰身边，笑了笑，说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一帆风顺，劝他慢慢来，整编的事不要急，先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后再开大会宣布。

高仁泰仍然余气未消，气咻咻地骂着王八蛋，一口接一口地重重地吧着烟。

“坐来说吧！”汪心益轻轻对高仁泰说了句，拉他一起坐了下来。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多说了，这两日我再去摸一摸弟兄们的底，不能让这两个狗日的信马由缰，坏了大事，万一不行，老子按规矩办。”高仁泰在树干上重重磕了磕烟锅，下定决心要办成这宗大事，也要办王魁梧和朱国清这两个口口声声说听他的，其实根本就听不进他的话的这两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弟兄。“尼姑。”高仁泰转头看着一直坐在身边有说话的尼姑，叫了他一句，接着说，“你今日下午到特务中队去，住在那里，听听弟兄们说些什么东西。你只听，不随便说话，万一不行，废了这两个狗日的，叫老虎去当特务队长。”

“好。”尼姑点了点头。

“汪先生，这件事你少管，你管多了对你不利，弄不好他们会对你下毒手。我来办，整编的事非办不可，那些想反水的我一个不会放，不给点颜色他们看，他们要上天。”高仁泰抬头对汪心益说。

“这件事也只能你管，我说了他们根本就不听。到队伍整编好了，真正成了一支抗日武装，我这个政治指导员说话就得算话，不能像现在这样，还要挨骂。”

“老子非把这个风整下来不可，不然叫他们都跟老子滚出去当土匪。”高仁泰又重重地挥了挥手。

“好，我等你的话，你看么时候可以开大会宣布整编了，跟我说一声。”汪心益满意地点了点头，完全打消了对高仁泰的疑虑。

“你和蔡松林先生休息，我带尼姑和老虎到特务中队去。”高仁泰站起身来，迈开大步向特务中队驻地走去。

尼姑和老虎一声不吭地跟着高仁泰走了。

汪心益和蔡松林见高仁泰带着尼姑和老虎走了，相继站起身来，边不紧不慢地在树林间走着，边商量着接下来如何配合高仁泰把鄂中区委交给他们整编这支游击

队的任务完成。他们很清楚，要想顺利完成整编，不除掉王魁梧和朱国清办不成。就是现在高仁泰发了火，暂时让他们闭了嘴，但是他们的心却在山下，在大烟馆、婊子行里，要么他们拖枪下去，不闻不问，由他们去，免得日后生是非，要么现在就除掉他们，不然这两个人就是埋在游击队里的两颗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并且弄不好要威胁到他俩的家庭，甚至是生命。在这支队伍中，他们尽管加入了汉流会，但是由于身份不一样，汪心益和蔡松林很清楚，他们根本就融入不到这些拖枪可以拼命，放下枪可以去嫖婊子的人当中；他们说的话，这些人不一定听，有些人还根本不听。如果说多了，甚至会与他们结仇。

高仁泰边走边想，慢慢止了步，叫尼姑去劝劝王魁梧和朱国清，叫他们不要背上长反骨，不然，到时候弟兄撕破脸皮不好看。他叫尼姑去听听特务中队其他弟兄的说法，因为这个中队的弟兄都是码头堂口来的，过去与高仁泰接触不多，他怕自己搞过了火，动了王魁梧和朱国清，码头堂口的弟兄拖枪反水，要伤弟兄们的性命，免得出来有打日本人，自己内部打起来了。

尼姑有说话，八爷叫他到特务中队去，他点头答应了，轻轻叹了口气说：“八爷，您也难，这些弟兄不是洞上的人，不像洞上的弟兄一呼百应，现在这件事不办好，日后的事还要难办。”

“你先去听他们说点东西，你不多说话，有事回来告诉我就行。我心里有数。”高仁泰交代尼姑后，同他分了手，带着老虎向湖区游击队的营盘走去。

天黑了，尼姑高兴地回了，告诉高仁泰说，除了那几个成日同王魁梧和朱国清一起跑的弟兄外，其他弟兄都说听八爷的，既然愿意跟八爷出来，就跟八爷走，八爷到哪里他们到哪里。

“好。”听了尼姑的话，高仁泰有些激动起来。其实他也听了湖区游击队那些弟兄们的说法，有说好的，说不好的也只轻描淡写，不像王魁梧和朱国清那样骂共产党新四军，仅仅只说山上太苦，地当床，天当被，一日三餐吃不饱，日子不好过。“既然弟兄们大多数都愿意听我的，那明日就开会，叫政治指导员宣布整编。”高仁泰边说着，边往洞外走，尼姑和老虎连忙跟着他出了洞，向汪心益和蔡松林所在的山洞走去。

汪心益和蔡松林正坐在洞口用两根干树搭起来的位子上，轻轻地交流着他们看了从山下带上来的读物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听见有人走过来了，蔡松林连忙机警地叫了声是哪个。

“是八爷来了。”老虎连忙回了句。

“八爷还有休息呀！”汪心益听说八爷来了，晓得他有事，连忙站起来，迎了出去。

“这么大的事，不办好哪能睡得下去。”高仁泰边说着边走走了过来。

“走吧，到洞里去坐。”汪心益转过身去，引着高仁泰进了洞。

蔡松林跟进洞来，尼姑和老虎分别站在离洞口不远处，放着哨。

高仁泰同汪心益一起坐下来后，把今日他和尼姑摸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对汪心益说了，叫他准备明日的会照开，说不能因为两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汪心益见高仁泰下定了整编队伍的决心，高兴地点着头说那就按高队长的意见办，其实，汪心益怕的不是王魁梧和朱国清这两个人渣，顾及的是高仁泰的感受，怕影响大局，不然，对付这两个只晓得喝酒、抽大烟、嫖婊子的蠢家伙，他有的是法子。

第二日早晨吃过早饭后，高仁泰吩咐尼姑和老虎去通知各个小队的弟兄们到山下操场上去开会。与他们分手后，他倒背着双手，嘴里哼着楚戏《五女拜寿》的段子，向汪心益和蔡松林住处走去。

正准备到山下去开会的汪心益和蔡松林，远远听见了高仁泰一边走一边哼“咚咚呛、咚咚呛”，笑着说今日八爷心情好。一齐迎了过去，同他一起一边说笑一边慢慢向操场走去。

到了台前，高仁泰见大家还有来，便招呼汪心益一起坐在台口的一根粗松树上吸烟。蔡松林从腰上抽出一把砍刀，把场子中一些杂草杂柴砍平，以免等一会妨碍整队伍。

过了一会，唐成义带着矿工游击队的弟兄先过来了，很规矩地在台前叫弟兄们列队。因为这支队伍原来滚刀肉训得很熟，大家只听着唐成义“立定！”“稍息！”的口令前后整成标准队列就行了。接着洪运山同老虎一起带着湖区游击队的弟兄们过来了，上山前，他们在王家松林集训过，弟兄们也听着洪运山号令排成队列，只是有得矿工游击队利索整齐。

高仁泰见特务中队还有来，站起身来往山上望了望，叫汪心益一起到台上去等，说等他们一到便开会。汪心益点了点头，同高仁泰一起上了台，远远看见一支队伍过来了，对高仁泰说了句来了。高仁泰转头望了望，随即皱起眉头，又仔细看了看，见只有尼姑走在队伍前面，有看见王魁梧和朱国清身影，心一紧。“难道他们拖枪下山了？”一种不祥之兆让他紧张起来。

汪心益也看见了队伍前的尼姑，有看见王魁梧和朱国清，心也一紧，估计这两个家伙下山回码头上去做王爷去了，不当游击队了。很快他的心又松了下来，他一直在担心王魁梧和朱国清在大会上唱反调，现在他们跑了，队伍反而干净了，以后的工作还要好做些。

等尼姑带着队伍走了过来，高仁泰连忙跳下台去，几步跨到尼姑面前，问王魁梧和朱国清到哪里去了。尼姑轻轻告诉他说他们昨夜带几个弟兄下山去了。高仁泰问他们是不是说回码头堂口去了。尼姑说弟兄们有听见他说不上山来了，他们临走的时候只是跟往日下山去一样，大烟瘾发了，一边打哈欠，一边流鼻涕，估计是下山抽大烟、嫖婊子去了。

“这两个狗日出来的!”高仁泰咬了咬牙,低声骂了一句,叫尼姑整队伍。

尼姑把特务中队带到台前,号令他们排好队,然后站到队伍前,等高仁泰宣布开会。

高仁泰转身走到台上,把王魁梧和朱国清一伙又下山去抽大烟、嫖婊子的事轻声对汪心益说了,问汪心益怎么办。汪心益压低声音严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规规矩矩的抗日武装了,这样的事坚决不能容忍,得严办,不然,日后这支队伍无法带。高仁泰重重点了点头,黑着脸说:“等他们上山来再开会,也好,当着弟兄们的面,刹刹风。”说完话,他走到台前扫了整齐地站在自己面前的游击队员们一眼,吼着说:“弟兄们原地坐下来休息,特务中队有几个人昨夜下山去了,等他们上山来再开会。”

游击队员们听说有人下山去了,轻轻议论着原地坐在了草地上。

高仁泰说完话,看着大家陆续坐了下来,无意中眼睛落在黑蛋、皮球、毛猴几个小兄弟脸上,他们坐在矿工游击队队伍的最前面。高仁泰突然发现他们一个个都瘦了,一个个眼睛变大了,脸上的骨头耸得老高,暗暗吃了一惊,这几个小人儿是他的心头肉,看到他们在洞里爬着拖石膏,他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对他们高仁泰特别心疼。过去他还有做周永盛记大总管的时候,这几个小人儿在洞里一日到黑爬进爬出,面黄肌瘦,个子总长不高。他当大总管后,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改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久,他们一个个身上长肉了,个子也慢慢长高了,现在一个个都长成十七八岁的大小伙了,看到他们,他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一样亲。现在高仁泰看见他们一个个瘦了下来,心不自觉地扯着痛。他很清楚这是山上的条件苦,让他们有吃饱,有睡好造成的。尽管他离开家的时候带了一些钱出来,但是这么多人要吃要喝,他也不敢大手大脚花。

高仁泰轻轻吸了一口气,压了压隐隐着痛的心,又扫了弟兄们一眼,见大家一个个都瘦了,心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但这也不是弟兄们下山去喝酒,抽大烟,嫖女人的理由呀?

高仁泰慢慢走下台来,到黑蛋、皮球、毛猴等几个小弟兄面前,坐在地上,对他们强装着笑脸。

几个小人儿见八爷来了,都笑着爬到他身边坐着,叫着八爷。

高仁泰轻轻摸了摸靠自己坐着的,个子最小,也是年纪最小的孤儿柱儿的头,问他山上苦不苦。

柱儿笑着摇了摇头,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头上快落下来的鼻涕,说只要跟八爷在一起,他不怕苦。

高仁泰苦苦一笑,一个个摸着他们的头,刚才要杀王魁梧和朱国清整风的心又软了下来。

“八爷,”黑蛋在这几个小人儿中年纪最大,今年十八岁了,他往高仁泰身边靠

了靠，轻轻对高仁泰说，“您是不是要杀王队长和朱队长？”

“你说呢？”高仁泰见黑蛋问起了这个问题，一惊，盯着他反问了一句。

“在洞上这些人早就该杀了，成日做缺德事。您不晓得，这几天您送二太太下山去了，他们天天叫手下的弟兄到这周围的村子里去偷鸡来吃，还叫我们去偷。”黑蛋有些愤慨。

“八爷，要杀他们您别动手，码头堂口上山来的弟兄都听王队长和朱队长的，怕他们暗地里搞您。要动手您吩咐我们去办。”皮球也向高仁泰身边挪了挪身子，压低声音说。

高仁泰看着皮球那双机警的眼睛，皱了皱眉，他有想到这几个小弟兄还在为他的安全担心，有些欣慰，皮球这句话反而让他警觉起来。对码头堂口的这些弟兄，他也确实摸不清底，高仁泰脑壳飞快地转着，突然想到在队伍中成立一个执法队，有什么事叫执法队去办，免得自己亲自动手。想到这里，高仁泰轻声叮嘱几个小弟兄不要对别人说这些话，见他们点了点头，高仁泰又现出笑脸，这笑中多了些感激的成分，他又一个个摸了摸他们的头，站起身来，向台上走去。

汪心益一直在台上踱着步，见高仁泰上来了，晓得他有话要跟自己说，转身迎上去。

“五爷。”高仁泰按帮上的称呼叫了汪心益一句，拉了拉他的衣袖，示意他跟他一起下台说话，转身从台子的另一边下了台，汪心益跟下台去，同高仁泰一起在一片高大的树林中慢慢迈着步。

“我想另外成立一个执法队，有么事，叫执法队按规矩办。”高仁泰边往烟锅里装烟丝，边说。

听了高仁泰的话，汪心益暗暗一惊，他意识到高仁泰在考虑如何规范这支队伍，表示支持说：“在正规部队里就有宪兵队。我们整编后是正规队伍了，也应该有这个组织。”

“那我们该叫执法队还是宪兵队呢？”高仁泰又问了一句。

“我们是游击队，还是叫执法队好。”汪心益想了想说。

“那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我们等一会先开会，先把执法队成立起来再说。”高仁泰得到了汪心益的支持，心放了下来，点燃烟，重重吧了两口，将烟吐了出来，接着说，“这个队长你看哪个来当好。”

“这些弟兄你比我更了解，你看哪个好就任命哪个来当。只不过执法队员要挑，一要身强力壮，二要不讲情面，秉公执法的。”汪心益有提具体人，只给高仁泰指了个方向。

高仁泰边吧着烟，边思考着，在一棵大松树前止了步，抬头看了一眼因为树木撑天而显得空旷的树林，长长吁了一口气说：“这个队长叫唐成义来做，他在汉流帮里是六爷，大家不得不服。”

“行。”汪心益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说：“最好另外选择四个人，在矿工游击队、湖区游击队和特务中队中各选一个，再在马帮中选一个，这样好平衡各路弟兄的力量，因为执法队手上掌握着生杀大权，免得偏向一方其他弟兄有想法。六爷和矿工游击队、马帮的三个弟兄是你选的贴心人，这个队伍实质上掌握在你的手上，他们五个人有三个人听你的，其余两个人翻不起浪。”

“对！”高仁泰对汪心益的话表示认同，点了点头，接着说，“我们先去把六爷、王麻子大哥和洪队长叫到一起，先给他们通个气，叫他们推荐人。另外，我想把王魁梧和朱国清撤了，叫老虎来做特务队长。”

“好。”汪心益应了一声，转身跟着高仁泰一起又回到了台上。

“六爷、九爷、洪爷、十爷、松林老弟，你们到上面来一下。”高仁泰站在台口，对坐在台下的几个汉流会当家人叫了一声。

听见高仁泰在叫他们上台，唐成义、王麻子大哥、尼姑、洪运山和蔡松林相继站起身来，陆续上了台，围着高仁泰和汪心益在树干上坐了下来。

高仁泰见几位当家弟兄都上台来了，便把他与政治指导员商量成立执法队的事对大家说了，说执法队的队长叫六爷来当，问弟兄们有有得意见。

听八爷说要成立执法队，大家都心里有了数，晓得成立这个队伍是针对王魁梧和朱国清的。其实，大家对王魁梧和朱国清做的那些越格事，早就有了意见，只是都不愿说。现在八爷说要成立执法队，都表示赞成。

高仁泰见弟兄们不反对，有了底气，叫洪运山和王麻子大哥一个人推荐一个弟兄进执法队，并按刚才汪心益的意见说了选人的标准。

洪运山先说他派水鬼来，说这个家伙胆子大，身强力壮，水性好，搞烦了六亲不认。

王麻子想了想，说叫钱力根来。对钱力根高仁泰熟，他有力气不说，还有一宗驾马的本事，他可以在飞跑的马背上飞上跃下，还有一手好枪法，在马上能打枪，不说百发百中，基本上可以指到哪里打到哪。高仁泰高兴地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高仁泰又叫唐成义在矿工弟兄和码头堂口弟兄中各选一个人。唐成义想了想，说矿工弟兄中我要虱婆，他个子虽然不大，可眼快手快，枪快。码头堂口有一个叫甘良友的弟兄，这个人很正派，性子又爽，他看不惯王魁梧一伙偷鸡摸狗。

“那好，执法队的人就这么定。”高仁泰轻轻点了点头，这件事算定了下来。“大家先归队。”高仁泰站起身来，抬头看了看天，见快正午了，估计王魁梧一伙该上山来了。

唐成义和王麻子大哥、洪运山相继走下台来，坐回到原位上去了。

天上的日头先被云挡着，现在终于挣扎着露出了脸，给了人世不少暖意，坐在草地上的弟兄们身上也慢慢热乎了起来。

在山口放哨的疤脸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边跑边叫八爷，说王队长他们回

来了。

听说王魁梧一伙回来了，刚才叽叽喳喳的会场突然静了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转头望着从山口过来的那条小路，都在心里猜着等待这伙人的结果。

高仁泰等疤脸跑到面前，沉着脸叫他到山口去把王魁梧一伙带到这里来开会。疤脸点头答应了一声，转身向山口跑去。

见疤脸走了，高仁泰大声叫弟兄们站起来，整好队伍。大家陆续站了起来，几个队长站到队列前，吼着立正、稍息、向前看，队伍又整整齐齐地排在台前。高仁泰黑着脸站在台口，倒背着双手等王魁梧一伙过来，汪心益也走到台口，往后退了一步，站在高仁泰身边。

过了一会，王魁梧和朱国清带着三个贴身亲信，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来。

高仁泰看着这伙烟鬼、嫖客，火又一下子上来了，本来，他很心疼弟兄们跟他受了苦，有想到他们变本加厉，前天教训了他们一通，昨夜他们又跑下山抽大烟、嫖女人去了。这些家伙口口声声说听八爷的，其实根本有把他这个八爷放在眼里。如果当着弟兄们的面，就这样放过他们，这支队伍以后无法带，也无法向鄂中区委交待。

“八……八爷！”王魁梧边喘着粗气，边跑到台前，见高仁泰黑着脸，暗暗一惊，强装着笑脸，叫了高仁泰一句。

高仁泰有正眼看王魁梧，却看见跟在他和朱国清身后拿长枪的三个家伙，把枪当成了拐杖，一步一喘地走过来了，高仁泰咬牙拧了拧眉头。

“把你们手上的枪都放到台上来。”高仁泰等王魁梧一伙都到台前来了，压着声音吼了一句。

王魁梧听高仁泰说要他们交枪，大吃一惊，晓得八爷要动真的了，如果交了枪，就有得说话的本钱了，但是，就是想动枪抵抗，台下这些人都是八爷的弟兄，绝对不会让他动手。“八爷不会么样的。”王魁梧在心里安慰了自己一句，认为高仁泰最多骂他们一通了事，便犹豫了一下，从腰上抽出短枪，放在台口高仁泰的脚边。其他几个跟上山来的特务队员看见队长交了枪，也相继把枪放在台上。

“归队！”高仁泰又压着声音吼了一句。

王魁梧见高仁泰叫他归队，心松了下来，估计高仁泰不会要他的命，连忙转身带着几个喽啰跑到自己的队伍前，站在了队伍中。

其实，高仁泰是要他们离枪远一点，怕把他们逼急了，他们抢枪拼命。尽管这些家伙该杀，但高仁泰这个时候还有最后下杀他们的决心。

“现在开会。弟兄们，噢，不，同志们，共产党鄂中区委决定，将我们这几支有得番号的队伍，整编进有正式番号的应城抗日游击队总队，从现在起，我们正式接受共产党整编，整编后，我们就是应城抗日游击队总队第三大队。从今往后，我们不是散兵游勇了。下面，大家欢迎政治指导员汪心益同志训话。”高仁泰说完话，带

头拍起了巴掌。

游击队员们听说自己是已经有正式番号的队伍了，都很高兴，一齐鼓掌。高仁泰扫了台下一眼，见王魁梧和朱国清一脸不高兴，有拍巴掌，清楚他们不愿意接受整编。

“同志们，我代表中共鄂中区委宣布，将原来的矿工游击队、湖区游击队和特务中队，正式整编成应城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高仁泰同志为大队长，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支正规抗日武装了。既然是正规队伍，大家就得遵守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许抽大烟，嫖娼子。要把打垮日本鬼子当着主要目标，为我们的国家昌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能过上安宁日子，死了都值得。下面请高大队长宣布游击队的领导名单。”汪心益说到这里止住了话头，本来，领导名单归他这个政治指导员宣布的，但是，特务中队要免王魁梧和朱国清的职，由老虎去当队长，如果他宣布了，王魁梧和朱国清就马上要跳出来反对，闹得不可收拾。因此，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高仁泰。

“我现在把几个队长公布一下，汪心益同志为政治指导员，这是鄂中区委决定的。蔡松林同志为副指导员，协助汪心益同志工作。第一队，也就是原来的矿工游击队，队长王麻子大哥，你们有马的弟兄还有一个任务，把马养好，多下马崽。第二队，也就是原来的湖区游击队，队长洪运山，你们操练的时候，水性不能丢，我们这地方河多湖多，跟日本人打起仗来，水上功夫好是优势。特务中队不变，由老虎任队长。撤销王魁梧队长、朱国清副队长的职务。成立执法队，由六爷唐成义任队长，以后哪个做违法的事，都由执法队办。执法队五个人，从几个队里抽，矿工队里抽虱婆，马帮抽钱力根，湖区游击队抽水鬼，特务中队抽甘良友。你们五个人另外站队。”

唐成义听见高仁泰叫他们另外站队，连忙走出队伍，叫跟着他走出队伍的几个队员站成一队。

高仁泰见执法队另外列了队，接着说：“从今往后，大家要接受应城抗日总队司令部的指挥，尊重政治指导员，遵守纪律，加强军事训练。”高仁泰把汪心益平时说的一些话都记在了心里，这个时候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对这些话，他似懂非懂。

“八爷，不是我说坏话，共产党有么好？”王魁梧见自己的队长被撤了，再也忍不住了，装着一副无所谓相，大声吼着说：“共产党也是乌合之众，根本成不了气候，最多比土匪强一点。”

“对，八爷，我看共产党还不如土匪，何必去为他卖命，我们还不如回到洞上去过逍遥自在的日子。”朱国清见王魁梧开了口，也帮着腔，出一口自己副队长被撤了的恶气。

高仁泰见王魁梧和朱国清又公开在弟兄们面前说共产党的坏话，煽动大家下山，火突然蹿到了头顶，“得杀一儆百！”高仁泰最终下定了杀王魁梧和朱国清的决心，

怒瞪着血红大眼，抬起手，颤抖着手指着他们说：“我本来念在弟兄情分上，看见弟兄们跟我一起上山来受罪，不忍心办你们，有想到我一忍再忍，你们还骑到我头上拉屎拉尿来了，叫人去偷鸡摸狗，下山去抽大烟、嫖婊子，现在我已经宣布接受共产党整编了，你们还跳出来骂共产党。”高仁泰越说越气，突然放下抖个不住的右手，转头对执法队大吼一声，“执法队。”

唐成义见高仁泰在叫他，连忙向身后的几个弟兄一扬手，带着他们跑了过来。

王魁梧见高仁泰在叫执法队，吃了一惊，正要求饶，朱国清却在他耳朵边说了句：“大不了打我们一顿，把我们赶下山去，这样更好。”王魁梧一听，正中下怀，便装着一副强硬的样子挺了挺腰，扬起了头。

“到。”唐成义在高仁泰面前并拢双脚，挺起胸，听高仁泰发话。

“把王魁梧和朱国清给我拉下去办了。其余三个跟他们一起下山去抽大烟、嫖婊子的活剥皮！”高仁泰咬着牙，吼了起来。

“是！”唐成义大声答应了一声，对站在身边的几个队员一扬手，先向王魁梧和朱国清扑了过去。几个执法队员因为是第一次执法，犹豫了一下，也一齐扑了上去，将王魁梧和朱国清的双手架了起来。

王魁梧和朱国清突然听见高仁泰说要办他们，晓得这个“办”字是要他们的命，连忙一齐“扑通”一声跪在高仁泰面前，鼻涕眼泪一齐涌了出来，大声求八爷饶命，说他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们养家糊口，他们死了，一家人也就走投无路了。

“你们的老小我来养！”高仁泰又吼了一句，向唐成义挥了挥手，示意他把王魁梧和朱国清拉下去。

唐成义掏出短枪，向架着王魁梧和朱国清的几个弟兄一扬枪，他们拖着王魁梧和朱国清向旁边一块空地走去。王魁梧和朱国清仍然大叫着八爷，叫他饶命。唐成义跟在他们身后走了不远便打开了枪机，举起枪，对着王魁梧和朱国清的后背，分别开了两枪。王魁梧和朱国清的声音顿时止了，在地上打起了滚，鲜血从他们的胸口涌了出来，染红了地上的枯草，不一会他们便不动了。唐成义又向几个执法队员一扬枪，说了个“走”字，带着他们返回到队伍前，将其余三个早就吓得尿了裤的王魁梧和朱国清的随从，脱干净衣裤捆在台前的三棵树上，砍下几根竹杆，打掉竹叶，用竹枝把他们抽得皮开肉绽鬼器狼嚎。唐成义吩咐甘良友和钱力根去提来两桶盐水，淋在他们身上，痛得他们像被打了七寸的蛇一样在树上扭。

“如果以后有哪个胆敢走王魁梧和朱国清一伙的路，一律枪决。”高仁泰又厉声吼了一句，接着吼了句散会，然后跳下台来，叫唐成义带人去买两口棺材来，把王魁梧和朱国清埋了。叫黑蛋把皮球、毛猴、柱子四个小弟兄带到他的洞里去，跟他一起住。他有机会就想办法给这几个小人儿开开小灶，怕拖垮了他们，说他们正是长身子的时候。

回到山洞里，高仁泰倒在床上，瞪着大眼望着洞顶，耳边仍然回响着王魁梧和朱国清的求饶声和其他几个弟兄的鬼哭狼嚎。这是他第一次以游击队长的身份下令杀自己的弟兄，既心痛，又心伤，百感交集。

汪心益理解得了高仁泰的心情，他对高仁泰爱惜弟兄们的生命十分欣赏，只是王魁梧和朱国清做得太过头，不杀他们，无法整好队伍。他同蔡松林一起帮唐成义用从山下的一个村子里买来的两口棺材，殓了王魁梧和朱国清，埋在了一处向阳的山坡上。

尽管除掉了王魁梧和朱国清两个阻碍游击队真正走上抗日战场的绊脚石，汪心益的心却并不轻松。他很清楚，高仁泰带出来的这些人，大多数不识字，是在深洞里被洞商剥削的穷苦百姓。他们仅仅靠一个“义”字在跟高仁泰走，什么国家危亡，什么民族大义，他们知之甚少，他们甚至觉得这些东西与他们不相干，他们有得那种为民族大业征战的觉悟。只要你不干扰他们觉得满足的生活，他们不会与你为敌。现在，用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抗日武装的要求，去要求这支队伍，似乎过高了，让他们突然改变已经形成的恶习，不可能。但是，听之任之，那也不成队伍，更不能成为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你讲再多的道理，他们听不进去，也难得听懂，也许杀一儆百是唯一最现实，也是收效最直接的手段。然而，杀多了，就要动摇人心，使队伍不稳定。以后，在“杀”与“不杀”这三个字上要慎重，不能拉出来了队伍，搞散了人心，最终拖垮了部队。抗日大业是大事，游击队员们身上的恶习是小节，只要他们在战场上跟日本人拼命，小节问题如何改，是这个政治指导员要思考的问题。

这天中午饭高仁泰有吃，汪心益也吃得不是滋味，往日被游击队员们闹得热闹非常的山野，今日也静了下来。

高仁泰想去看看弟兄们。当他走到特务中队营地时，弟兄们见了他，都恭恭敬敬地叫着八爷，有得了往日的亲热劲，他晓得弟兄们都吓破了胆，不敢亲近他了。高仁泰叫老虎把三三两两或躺或坐在山坡上晒日头的弟兄们叫到他面前来，笑着叫弟兄们围着他坐了下来，心情沉重地边吧着烟，边对大家说他也心疼弟兄们跟他一起出来受了苦，地当床，天当被，过的是苦日子。自从他在洞上开香堂、立山头以来，他对弟兄们的命看得最贵，他清楚弟兄们个个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一个散一家。但是，我们现在是有正规番号的队伍了，王魁梧和朱国清做得太过头了，不杀他们游击队的风气好不了，大家都像他们一样去偷鸡摸狗，去嫖婊子、吸大烟，那还成么体统，不说日本人，就是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以后，弟兄们只要遵守跟新四军一样的纪律，不做祸害乡邻的事，我高仁泰不会动弟兄们一个指头。

高仁泰跟特务中队的弟兄们说了一阵心里话，见大家的脸上慢慢有了笑意，心松了一点，叫老虎下午继续带弟兄们操练。在身边的石头上磕了磕烟灰，问坐在身边的老虎上午那三个被剥皮的弟兄中午吃有吃饭，老虎说他们都痛得哭，有吃。高

仁泰站起身来，叫老虎带他去看看。老虎点了点头。高仁泰又吩咐跟在身后的黑蛋去把郎中林知如叫过来，带点治皮伤的药来。黑蛋理解了高仁泰的意思，一边点头应着一边转身向林知如住的地方跑去。

老虎带着高仁泰慢慢走进了半山腰上的一个石洞里，高仁泰刚进洞便听见洞里有轻轻的哭泣声，便走了过去，借着从洞口透进来的光，看见那三个被剥了皮的弟兄光着身子躺在被窝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吟，心又隐隐作痛，他很清楚，这三个人是被王魁梧和朱国清带下山去的，是王魁梧和朱国清的走卒。但是，不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他们不晓得天高地厚，也许以后还要步王魁梧和朱国清的后尘，到时候他们玩丢了命，更对不住他们。高仁泰轻轻叹了一口气，边往洞外走，边叫老虎通知炊食班，给这三个弟兄加点营养，让他们快一点好。老虎轻轻答应了一声。高仁泰走出山洞，向其他两支队伍所在的山腰走去。叫老虎在洞口等林郎中过来，给这三个弟兄上药，让他们少受点罪。

到了下午，山野又响起了弟兄们的操练声，汪心益和蔡松林站在队伍前，指导几个队长按正规部队的要求，操练队伍，队员们的动作整齐划一，队伍十分整齐，有得人像往日一样东倒西歪，叫苦叫累，说风凉话。这便是杀一儆百。人性中恶的一面就得用恶的手段来消除，因此，俗话说，“三句好话顶不了一巴掌”。对有些人，你说得再多他不听，一巴掌扇了，他十分听话。

二

过了几日，一个上山砍柴的秘密联络员，将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签署的嘉奖令送上山来。嘉奖令除嘉奖高仁泰为新四军筹到了一批急需的物资外，说因为新四军队伍不断扩大，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命令应城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组织一支精干力量，下山回洞区协助周恩安募集抗日捐款。正当高仁泰和汪心益在商量如何组织这支队伍时，他们又收到秘密通信员送上山来的鄂中区委的指示，要高仁泰率领一支精悍部队，迅速回到膏盐矿区，筹募抗日经费。高仁泰向汪心益提议，为了行动方便，将王麻子大哥带上山来的三十多个马帮的弟兄带下山去，这些弟兄个个是码头上的背脚夫，个个身强力壮，对高仁泰说的话言听计从；这些弟兄也是最早玩枪的，有几个在飞马上指么地方打么地方，枪法了得。汪心益表示赞同，他建议下山去募捐的队伍叫特遣队，全称叫筹募抗日捐款特别派遣队。把王麻子大哥一齐带下山去，第一小队派蔡松林去做队长。把尼姑带下山去做高仁泰的警卫员，老虎不能

走。汪心益说他和蔡松林都是政治指导员，不带队伍，与队伍脱了节，就这个机会让蔡松林直接带队伍，加深他与游击队员们的感情。刚刚枪决了王魁梧和朱国清，特务中队得由高仁泰贴心的弟兄来管，因此，老虎不能再跟高仁泰做警卫员。他又建议把水鬼带下山去，便于高仁泰与湖区弟兄的联络。高仁泰见汪心益考虑得很仔细，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第二日一大早晨，吃过早饭后，高仁泰叫刚刚学会吹号的柱子吹号集合队伍开会。柱子站在洞口，鼓了一口气，“嘀嘀嗒嗒”吹了一气，游击队员们迅速从各个营盘集结到了临时搭起来的台前，高仁泰宣布了李师长的嘉奖令，以及要他们下山募集抗日经费的命令，同时宣布了鄂中区委要求高仁泰大队长组织一支精悍力量回洞区募集抗日捐款的指示，通报了由原来的马帮组成募捐特遣队的决定，并将人员调配做了说明，说他下山后，游击队由汪心益指导员总指挥，要求同志们尊重政治指导员，听他的命令。

会后，高仁泰当场组织了特遣队，带着特遣队告别了弟兄们，骑着马向山下飞奔而去。

高仁泰带着队伍下山后，迅速赶到周永盛记矿洞，与正在这里以周家三少爷的公开身份经营洞业的周恩安见了面，把山上的情况仔细对他说了。周恩安见高仁泰带着队伍下山来了，十分高兴，也把这几日募捐的事跟高仁泰通了个气，告诉他说洞商们都积极捐了一批款，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去了，但是，洞商们抵制了日本人要的货，都只给了一点交差，已经引起了日本鬼子和伪国民政府的注意。周敏安已经察觉周恩安回来不是真的悔改了，一心一意回来做生意的，而是回来为新四军筹资的。但是，他们暂时有抓到周恩安的把柄，还有直接与他发生冲突，也有得人上门来找他的麻烦，周恩安估计日本鬼子和伪县政府要动手，叫高仁泰注意。高仁泰也叫三少爷注意安全。

其实，在洞区，最可怕的便是像周敏安一样在伪县政府和伪军中的那些汉奸，因为他们都是当地人，日本人得不到的好多消息，他们弄得一清二楚，因此，周敏安迅速摸到了洞商们在有意抵制日本商社要的石膏和盐。另外，他还得知自己的三弟周恩安在洞商中公开带头捐款，并扬言要把自己的财产都捐给新四军，听说是他在为头向新四军献抗日乐捐。周敏安将搜集到的这些消息告诉了驻扎在应城的日军北野师团长，因为右掌握到三弟周恩安向新四军全部捐掉财产的充足证据，他向北野隐瞒了由三弟领头捐抗日乐捐一节，打算掌握了充足证据再说，万一是三弟在为这个头，他就想法把他除掉，不能让他落到日本人手上，免得日本人因为周恩安是他的亲弟弟，而怀疑他对日本国的忠诚。

北野也掌握到了洞商们的动向，听了周敏安的报告，确信自己掌握的消息准确，便决定对洞区实行封锁，迅速将原来驻扎在洞区外的部队调进了洞区，到处张贴广告，实行食盐专卖制度，规定所有洞商生产的食盐一律交给周敏安的应城膏盐公司